石笥山房集

序

昌黎稱樊紹述之文曰文從字順各識職今觀紹述遺文可謂文不從而字不順已然莫有識昌黎所稱爲非者則以能者爲文各有心得心有眞得則積成體勢當其勢之所至有非以違爲從以逆爲順則勢不振而文無險峻之觀若求其從順人云亦云重者爲文字不得職輕者爲文字不盡職甚六書家有反訓詩家有倍犯文何獨不然而騈文尤以此爲關鍵此紹述所爲確覘三唐而特以文字識職見推于昌黎者也閱千餘年至我

純廟御極之初
詔舉鴻博制科中外舉當世豪儁以應僅二百餘人
山陰胡穉威先生在舉中同舉推為首選洎臨場裒
病天下爲之扼腕而先生之名益重迄今無間然先
生無專集行世唯以坊選中一鱗半爪見珍藝林予
在黔得鈔本四冊續又鈔逸稿兩冊藏弆海源閣嗣
聞有趙阮兩刻而版本竟不可見道光丙午先生四
世諸孫秋潮大令任吾東之博平出家藏傳鈔本得
文六卷詩十二卷付棃棗若校勘未精鐫刻未善囑
其嗣君冠山贊府訪碩儒求良匠重刻之贊府需次

南河于重其志揚先德出所藏昇資參覈而淹聞渺慮之嘉興高君伯平諸贊府司其事又從南豐譚桐舫司馬得影鈔趙刻本與黔之鈔本同擇善而從其集內徵引古籍有原書可檢縟者據正舛誤葢什得七八若有必不可通仍鈌之以待來哲于校正大令原刻之外坿錄補遺三卷先生著述至是亦幾詳備矣先生于書無不讀文則導源子雲歸墟韶述又移文法以入詩歌境與昌黎爲近好奇之士以爲韶述後身繄彼斮文正聲絕于徐庾唐賢蜂起高者傷櫱蕪下者苦纖靡天故發韶述以復詞必己出舊觀一

洗剽賊陋習及宋四六盛行挦撦助字幺細瓓甚先生之挺出也未必非天發之以振數百年之苶靡而天又懲紹述文多甲前古流傳僅𠪚本兩篇恐先生之傳復不盛故使秋潮冠山賢喬梓極力表章以惠來學皆事之不偶然者予卒觀盛舉之成故具書顚末以告得先生之書而善讀者咸豐二年歲在壬子夏五月下澣聊城楊以增書

序

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詩集十二卷山陰胡穉威徵君之所作也徵君應乾隆初鴻博科同舉二百餘人推徵君爲首選其詩文柀見于外者罕道光丙午徵君之四世諸孫秋漁大令出家藏鈔本刻于山左大令之嗣君冠山贊府官南河大令以東省刻工劣文徵君文學淵奧摭拾祕籍多人所未見鈔本時有錯譌遺憾蓋闕爰命贊府于南中覓良工求方聞士詳加校覈重刊以廣其傳甚盛舉也予適就館河壖贊府索弁首之辭徵君才名噪一時身後且百秊聲稱如

簪皇甫之任匪鄙人所堪唯少小曾讀徵君文于坊選求其集五六十季不可得今季窺全豹悉其心力所至是安可以無言徵君之長篇鉅製屬詞比事以多爲賢援引繁富今古雜陳如長江大河砂石並下頃刻不能得分合之源歸虛之委細繹機括在乎換成言擇字義相類者更代以明新于駢語習見者顛倒以示奇其小文短章則字棘句鉤急切不能了指歸其要領在乎節助字蓋多俗助字意與詞適以熟易滑節之則詞生意窈頓𧇊味求之前哲聞以此爲濟勝之具至徵君乃爲專家然集內雜著二卷多有

關人心世道之言是知徵君非僅以字句聳觀聽者也詩具衆體氣格略與文同自子雲開艱澀之門而退之篤好之常以尚異立說曹成王一碑庶幾後勁詩則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眞險語破鬼膽已徵君刻意求似唯琢句險易交錯爲異其在當時誠爲閒出子才袁君與徵君同舉季最少名亦相逼其文故條達而爲徵君哀詞欲逐跡追風遂至失其故步以是知佶倔聱牙殊非易事也唐人推奬紹述文爲奇澀退之稱爲文必己出字各識職尤歎其多爲自古未有然至今唯存絳守居園池記絳州越王樓詩

序于讀園池記雖得解而非所好詩序竟未之見以爲憾徵君跋園池記云既珍愛其文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詞之古而不悅于世觀此可以見徵君爲文之宗旨徵君文固不至如紹述之奇澀然在今世與紹述之在唐亦略當矣而茲集裒然數千首世豈無摉奇索隱之士珍爲鴻寶祕之枕中者乎惜予幼學本淺薄加以衰耄善忘于徵君撰成言節助字之法雖能默喻而徵君耳目絕人又或形聲相近傳寫訛謬莫敢質言者亦什二三冠山自公少暇袁浦足遊客頗師其詩請訂定必成完璧則藝林之一快

也道光庚戌二月望安吳包世臣書

序

秋潮大令梓其高叔祖稺威徵君石笥山房集梓既成郵寄于余乞更爲勘讐而竝序之秋潮枉山左良吏也能于簿書倥偬之餘謹持其高曾手澤紹其先人三十年掇輯之勤一旦付之剞劂學道之淡心即于斯可見余屢誦數四別風淮雨之譌洵不能免略爲訂其謬誤之顯然者已數十百條苦無原本善本可校對第發出之以存疑而已竊思徵君在當時其懷奇握異遇而不遇實爲一代文獻所關然是編所裒輯以弁于簡端者不過齊息園侍郎一序袁簡齋

朱梅崖兩先生二傳一哀詞目此外舊聞尚多闕略今按徵君薦主爲溧陽任大宗伯其時交章薦者不止任宗伯一人也大學士史公貽直協辦大學士阿公克敦以學問淹博薦工部尚書劉公統勳以品行端潔博覽經籍薦倉場侍郎彭公樹葵以人樸直潛心經學薦大理寺卿汪公會汾以淹通經史博習藝文薦皆掌故可考李既汸曾著之于錄而朱之傳顧不及即任宗伯之獨契徵君亦由門下任編修應烈陳舍人兆崙首舉山陰胡穉威而後列之薦剡此見于詞科餘話而傳又未之及詞科掌錄云胡穉威藻

擢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所作君文種廟銘靈濟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志遜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岩記皆天下奇作使李文饒權載之執筆不能過也是又齊之序所未詳者又越風謂徵君生平所著經史論者古文詞甚富久困場屋後應鴻博試以血污卷易而復污者再人壯記其卷以鼻血污而不知其再易卷而復污也此亦序傳所略者隨園有哀詞矣而其詩話又載穉威以曠代才受知于香谷任大宗伯其待之之厚不亞于令狐相公之待玉谿生也館于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葡萄曰

彼實難矣若能以儕懷險韻刻畫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為歡稱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一時傳誦又云吾嘗言于稱威則師之于元木循初則友之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稱威駢體文直掩徐庾識行聡言宋代一以唐人為歸詩學韓孟過于雕刻今錄其近人者如明妃云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然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許詠諫果云苦心衆所揮餘甘幾人賞置蜜鉏鋙端或者如舐掌贈某營將云大聲當鼓急片影落槍危劍血看生瘦天狼對將鬚皆奇句亦有風韻獨絕者曉行云夢闌鶯喚穆陵

西驛吏催詩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別無端但彩曉
風飛此皆當補載其說雲是編者又梟亭詩話云雲
持胸有卷軸而筆又足以達之弱冠時爲文過于典
贍猶有士衡才多之病及抵京師蘊釀愈深全以浩
氣流行耆莽無涯涘嘗自謂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
谿李穆堂三人之上余在周青崖齋頭見其詩鈔一
本計一百五十餘首五言偏似少陵五古絕似漢魏
余曾勸其付梓雲持笑曰未能餬入口何暇鐫五言
蓋自傷其貧也是又齊之序所未采者前此諸公或
傳其逸事或評隲其詩古文蓋已詳哉其言之後學

何容更贅一詞創舉諸先輩所論記者廣爲蒐擇爰敘述于是編之末于徵君之品槪秋湖之繼志亦不爲無補云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仲冬溧陽强湊序于廣陵之寓齋

序

曩者詞科之設海內徵士二百餘人畢集京師才學各有專長而言詩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氣下筆驚人矯挺縱橫不屑屑蹈常襲故雄聲瓌偉足與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陰胡子穉威及

召試疾發卽槖筆出士論惜之又十餘歲

召舉經學公卿以穉威薦在廷共羨得人及奏明同列中有忌者沮之以是穉威終不遇又數歲客死太原嗚呼穉威鄉人動謂穉威才遇與前明徐文長適合余獨不然文長值王李執耳詞壇負才不羈名初

不出于越身後得袁中郎表揚之名始著其因也生
非其時也穉威生
太平極盛道一風同之世
聖天子稽古右文求賢若渴士有片善足錄靡不甄
羅而穉威操行清嚴不但以詞章顯初入都與余共
館座主任宗伯邸第晨夕商搉讀書未嘗挾一刺干
公卿公卿𢿙慕其名思一見亦不可得其爲詩文多
存友朋聚會時卽席揮豪甫脫艸人輒持去無所惜
久之遂傳誦徧人口余與杭堇浦嘗力勸其訂存合
一笑唯唯訖無成編大學士史公尚書阿公之薦經學

也

天語詢胡天游似姓方今已改乎因穉威兩中副榜

榜姓方也夫以未釋褐諸生名姓至動

九重記憶其所遇不有超于代人作表虛言賞鑒之

萬萬乎哉以穉威之才遇時而又不獲盡其才此則

穉威之命爲之也今年夏得其子元琢去冬書言方

刻遺集乞爲序余雖病謝筆墨誼安可辭太史公曰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

焉此論人也卽以詩文論如穉威詎非俶儻非常之

才必不可磨滅者歟第余所知其生平隨手概佚既

多則未知今日校刻果能萃其菁華否也猶憶余告病還里時稺威送至潞河舟次執手欷歔謂何時復得相見嗚呼孱軀猶在良友已矣墓有宿艸而後知爲位以哭悲夫卽書以寄其子天台齊召南撰

哀辭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桀瓌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澀峭盤觭耦不仵如摩鞈缶鼓靜戛堯樂如古冢簡荒厓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尚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彊聘焉則黑而津痘瘢著其額目胸轉雙顧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雉跽相對問兩戒

彤觴九乾躔度八十一家亥墨白汨汨如傾海相公
驚揚于朝日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
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稺威鼻衄蹇不止血涔涔
下污其卷幾滿相公歎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薨
稺威益困貧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齎金幣踵
門而稺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
門下每試爲推挽者屬至稺威意氣岸然不屑一顧
策文至一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
科屢改乙科稺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
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眾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二日得毋奔競否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穉威者吾與穉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于前輩齊次風裔寶意杭董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穉威十五年而穉威亦臨汾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穉威穉威

巳撤帳盛服殗殜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騰煙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穉威果不死也穉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爲之哀辭曰

接萬靈于

明廷兮開鉅南之九羊有諸嚴繹繹乎地而滅兮乃其人之降祥鉤文抂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閒字庚剛戳戳罍斂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甯何飲酒于宵梁昔人之請而華山與歌巾舞兮逞

兮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

游睿方以膚行兮射奇鵠而張轂唱朱干茶落之余

諒兮馳域博古諸之文囿惜混元之雕刺兮多溫蠖

之紛紛悞鷄鴉爲鳳皇兮彊符拔曰麒麟九皇既不

構夫雲屋兮又焉知變人虞慶之說僞而孰眞彼畸

人之份倨兮徒雜遝而籠咳目作宴瑱飽兮面作欺

頼猜或傑倣以媒但兮或槃發以相排幸闕亦與殷

習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翳雲以騰虛兮卒遇蹇而失

主閟愠惀之修美兮終壞然其獨舞予固知其賤之

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圍心而虛天下兮終不

能敢上騈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犨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牀之孔揚兮又何慬乎一時之豁宿也昔予犖曳于長安兮嘗儃儃以遨從鎖頤而不予眄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沈牖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綍誣于席苦兮悲濫緲之孤操豈躍治于衍亨之濟兮抑毎生于虢通之郊吾不能神禪其祠而珍怪其瞀兮夫箭君魂之可招

錢唐袁枚撰

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騤字稺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

今上即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振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于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琱險處時

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徧摭其疵痏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招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肎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浙江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擯爲副再膺

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
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
日病卒于蒲州年六十三予元琢舉乾隆庚午順天
鄉試兄驥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囟爲傳因
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自高其才似蕭穎
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鄉相
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
所守豈足以見天游邪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
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

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
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以窮死悲夫天游篤交游
重意氣自行雖過中道要不失為天下奇士其兄驂
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語及輒流涕
嗚呼此又其可尚者也梅崖朱仕琇撰

先考梼威府君年譜紀畧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二十六日子時府君生先一日祖母杜太夫人見牖閒有鵓鴿二鳴集移時人以爲文明之祥旣冠體弱得咯血疾然讀書不輟未三十文譽已盛

康熙五十五年娶吾母王孺人

康熙五十九年己亥姊生今適山陰龍尾山邵維淸

康熙六十一年辛丑元琢生

雍正二年甲辰弟元協生

雍正四年丙午七妹生今適山陰後馬周堅

雍正六年戊申入山陰縣學爲弟子員時府君年三

十三是年九妹生今適山陰東浦沈氣斯

雍正七年己酉中浙闈副榜第五名

雍正八年庚戌丁祖父愼履公憂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妹生今適山陰前馬毘虞臣

雍正十二年甲寅丁祖母杜太夫人憂

乾隆元年丙辰府君入都應博學鴻詞是年四十有

一

乾隆二年丁巳禮部尚書任公蘭枝府君己酉座師

也奇府君才特疏復請試鴻詞續至長安待詔

諸時欲首拔府君已入　廷試鼻血污卷扶病
出諸公咸爲府君惜時以府君故復入鴻博翰
林者四人首江南宜興萬松齡次雲南石屏張
漢江南武進楊度汪福建洪世澤府君遂居任
公第
乾隆三年戊午中順天副榜考授州同銜是歲居任
公第
乾隆四年己未留任公第
乾隆五年庚申留任公第是年元琢至京
乾隆六年辛酉府君落解先是翰林雙慶公入闈分

校自謂曰吾必中胡某爲闔椾光府君卷落其
房而雙慶公不能句讀即鈎勒皆悞人咸謂其
燮府君才而不足以識府君文爲愷以表語華
縟拔今順天丞胡甫卷以爲是必胡某也亟中
之及椾發則知申甫而實非府君雙慶公亦自
以爲愧先是戊午科杭人今翰林編修盧文弨
以南皿登北闈贋書其文詭險分校有悞認爲
府君卷者覔高捷是科分校昜程張公爲儀桐
城姚公孔鋠能識府君卷座主孫公嘉淦抑之
副車既姚力爭竟不能

乾隆七年壬戌留任公第

乾隆八年癸亥留任公第

乾隆九年甲子元琢寄大興籍是科長安朱樓以庶吉士分校順天與尊人與府君同年素交好樓倡言入闈不中胡三叔則爾輩殉吾目及得府君卷又以奇古不能讀反加紅勒焉揚發標撤請館道譴時鄂西林張桐城二相國素愛府君奇才久抑且謂風節實今世罕及同疏薦入三禮館纂修

乾隆十年乙丑留任公第五月元協弟自南偕入都

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任公致仕將歸籍葬於第府君遂僦居于米市胡同凡依任公自丙辰至丙寅凡十年至是始賃屋于外秋大病繼復痢疾十月虞山蔣相國來聘館李兆橋未幾復以病辭居南城九條門檻卒歲養病

乾隆十二年丁卯館王膏川宗丞第應順天試御史沈廷芳素重府君名卷竟爲所擯甚惜之冬十月移居閻王廟是歲三弟自南來十月回紹與

乾隆十三年戊辰是歲二月府君赴山西寧武太守周公景柱署脩寧武府志五月伯父來京三弟

來京九月回紹十一月府君自寧武回京住小
安南營火神廟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府君客太原旋走榆次鹿錢
之青嗣府聘修縣志七月由寧武經大同入居
庸回京十月率元琢赴蔚州贅外家童氏府君
十一月自蔚還京復病是年三弟至京九月還
紹
乾隆十五年庚午府君留京師館田少宰懋第五月
吾母王孺人偕三弟七妹至京是年府君閒居
極窘吾母自南來典衣裘以迎吾母弟妹于糧

撥六月元孫自蓟回京九月登北闈賢書是歲
冬阿公克敦史公貽直劉公統勳王公會汾彭
公樹葵共舉府君經學
乾隆十六年辛未府君留京館少司農裘公日修第
十月將試經學引 見時左都御史梅公瑴成
但稱府君詞章遂不得召 見
乾隆十七年壬申直隸制府問亭方公以禮聘遊保
定天津都轉迎盧公抱孫以禮聘遊天津是歲
留京
乾隆十八年癸酉府君赴河閒修河閒縣志九月三

弟娶弟婦馬氏十月初一日元琢攜婦自蔚州歸京住棉花下五條胡同十一月府君赴山西蒲州府周公署

乾隆十九年甲戌府君畱蒲修蒲州府志十月回京病

乾隆二十年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府君六十壽三月自京赴蒲州是歲秋赴陽城修志從田少宰之招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府君畱蒲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主河中書院講席是歲十月十

五府君始病指麻腳腫不食不寐服參藥倏減
倏增自慮不起是歲秋七月元琢自太原來省
府君因留不他適辭得侍病三月至戊寅正月
初二日府君終于河中書院嗚呼痛哉自府君
去世停棺蒲州凡一百日本年四月十三日元
琢扶柩歸京至五月初六日抵京家人得哭拜
屑于京永定門大沙子口安樂林元琢等叩籍
擇地安葬男元琢謹述

二十一世諸孫學醇校刊


稕威先生小象

稱心比義敷辭刪字典與不
刋匪爲茍難惟會斯旨實求
其是秩秩之章久而彌光賢
哉後裔競傳遺軌萬卷包羅
貌峻而和

咸豐二季八月高均儒書

遺象百年出詞壇識是翁精
神奇益壯著述老彌工[illegible]體
驚都下清名達　禁中文
章真不朽津逮亮無窮
安吳後學包世臣敬題

學術琫瑄子文章魁紀公澧

蘭小沅怨旨騷不程上衣之

層臺閣翔〻獨賦弓与翔鴻

鸞影儷彼鳳凰桐

上元後學朱緒曾拜題

石笥山房文集總目

補遺

石笥山房文集卷一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賦

玉芝賦

神漢元封中齊甘泉宮恭默思道萬方攸同仁化洽沛精與帝通俄焉芳飈扇乎庭金光流于楹炫爛熉郁葧勃離陸芝房生焉突兀歗歘九莖連阰三秀羅沃洵乎嘉徵乃召方朔朔對唯唯稽首致辭願竊威色臣請賦之惟夫神艸爲瑞兮苞天地之淳精含五行之鴻秀兮稟龍淵之璇英旣一敷而百穗亦殊品

而異名故有樊桐威喜列其號鉏麟玉象標其稱閬野大霍別其產文山林屋岐其形考厥瑞于符牒應聖人而始生則惟玉芝爲寶兮九莖最乎眾靈冠土木肉石而君之又何羨乎雲軿與月精兮天所以錫皇漢者殆其是歟夫所生也在乎輝瑤積璽之峯阿閣神房之下璚膏布液而滋榮瑱流舒華而吐化惟龍虬之朝耕與列僊兮胥稼方千年而一萌經萬葉而恆壯九霞覆之而繽紛珠露潤之而軒上是以輪囷蟠縵于態百狀森森乎列星之陳也苕苕乎臺宮之振也緌緌乎綺繡而紫其文也亭亭乎瑱球而燦

其珍也或赤如凝砂或黝如注漆或白如截肪或黃如蒸栗或縹如烁遨或紫如雕鬲或如龍螭翔或如鳳凰集或如飛蓋起或如軿車輯或昌仰而升或敧亞而蟄或握拳重陽或竝跗連立或蒙浮石巔或冐玕林隙或如燭夜明或浴日初出或七孔洞烱或八彩駢歙或懸之則如威斗或叩之則如鐘瑟乃高靈所祕寶非睿聖而不給兮滋燦乎宮庭誠元貺所昭質且臣聞王者德被艸木則芝生仁慈耆老則芝茂惟至道兮枉有感神英于挺蔟固將開黃軒之房爲鴻隄之受朕且貢珍川岳獻祉辰宿豢瑤臺之龍來

郊陬之獸一日十瑞以茲稱首臣朔再拜敢賀稱壽
帝曰善于是繙神農之祕經檢太乙之玉策驗乎援
神之契覈諸中黃之格僉曰實牀非意所測羣伯列
頌達乎四譯降洪庥惟上德傳樂府永無極

石鼓賦

爰有石鼓來自岐陽當大蒐而肇刻紀鴻銘而聿彰
自癸甲而遞陳數盈于十方東西之竝列器異于常
儷吉日之周詩比車攻而作雅考逝書于實賦指獵
碣而名厝爾其非路非雷非鼖非晉異密須之受封
殊夔牛之列陣畫來朱鷺音紞紞而甯聞應彼谿谿

瞽淵淵而詎振對衡陽之迴雁禡師則事倘同符玫
巴峽之桐㝵博物則言誰可詢想夫西京復古萬國
來同旣昭文德因修武功合七萃之羆貅三驅晝既
奮六師之螭虎百尺懸熊色變風雲動旌旂于日蕩
氣騰山岳耀組練兮花紅爾其樹羽成行艾蘭伊始
睹兩和之並馳麈雙甄而交指五豝一發觀薈萃于
葭蓬三品先占競縱橫于金矢貫之楊柳其㝵則遂
咏魴鱮戢彼雕弓須獸則方歌鹿豕于是司馬張旃
而賞獲太史紀年而載書伐礱磷之良材乃施追琢
勒輝煌之盛績初等璠璵科斗森然乍形容之欲動

蛟鼉鬱律疑尾角之爭舒詞則玉戛金敲豈奚斯而能頌筆乃龍翔鳳翥如史籀之初攄若夫倒韰牟寘衆星錯落或稱皎月之娟娟或美嘉禾之濯濯珊瑚碧樹既有象于枝柯靈篆芝英信齊蹤于卓犖奇字而子雲未識但驚潛蟄之云云闕文則安世莫詳誰辨顆靈于數數是其規繩軒頡轂轂冰斯追空同于堯碣摹岣嶁于禹碑始礪角而誰收飽烟霞于荏野卽塡金其何補偕鐘鼎以稱奇千載有情言動昌黎之歎一篇擅絕空傳玉局之詩今則物遇亘時地榮祀廡值此右文懿哉好古磨崖頌德撰癸巳于壇山

執豆升堂虔上丁于相圃盛兹寶典夫方比文物于
姬周輝此琳琅固將儷光華于琮琥也哉

律呂相生賦

伊律呂之含徵當軒皇而肇始導元化于自然本陰
陽之妙理桐花麗日坐扈閣以春融寶鼎歆雲値南
郊而晝美歸昌應節弇州之鳴鳥初來榮援製音大
夏之孤篁斯起象雄鳴于六管乃天地而同和合神
耦之雙成盡幽元而可紀夫其爲道也黃鐘肇始仲
呂以終數轉轂而無已用環流而莫窮乘夫震乃宣
長養之奏當夫兌而應閶闔之風順于亥之迭運包

乾坤之歲功卯則帝出之初以協明堂之次未則地功之分以臨天社之中蓋相生令至順亦均配令咸通若夫律以陽名呂由陰判陽有求陰之義故娶妻之道著焉陰以隨陽為歸故生子之文可玩黃鐘則乾之初九娶六月之呂而二老得其情林鐘則坤之初六生孟陬之律而長子通其算自太蔟以推行歷無射而周貫中呂復返乎其初卦爻相循而遞換必有序也故往來隔八而成交亦有殊焉故損益由三而可案爾其元聲以正大樂克諧宣德化于太乙法中和之建杓鼓宮鼓商應君臣于喜起以詠以閒諧

節奏于簫韶吹之而寒暑可平震響于洞庭之埜聽之而民人皆壽奏美于鍾山之棚惟神造之宏啟爲靈德之韡昭是以至精者卽論于京房至聰者且守乎師曠範圍不過存乎聲氣之原規模旣陳居于龠黍之上八十四調待之而後成三百六律衍之而無當三寸九寸八說非達人無以喩其微一分二分之數非賢者無以究其量惟

聖人之御宇積和氣于埏垓吹昭華以驗管用殷薦而乘雷覩五色以成文弱水之飛龍其下考八風于從律銜珠之玄鶴皆來一德康歌盡協后夔之樂八

龍前殿無非大雅之才固將陋葛天之叩角超炎帝之扶徠而與雲門韶夏同其廣大者哉

承露盤賦 一

建章之殿集靈之臺竹宮橫啟上苑斜迴烟五色而恆滿樹三花而自開羅薦前陳望青禽而始下錦窗落對待斑虬兮未來見夫僊掌高擎指玉繩而迢遞金莖直上切銀漢而崔嵬乃有承露之盤非瑤非璧圓規乍吐等華蓋兮擎輪圜應無虧似池荷兮浮碧法廉前之絫魄刻舞鳳而雙安象海上之清輝護蟠螭而共宅遂晝夜以凝精遍春秌而受澤爾其圭承

天乳降自軒轅精含覆盧之和待劉熙以託詠賀燕榮生之粹訪虞壺而晉論蘋藻沓之芳辰姑射則曉餐而之術對木蘭之高館靈均欲清飲而無言于是取此銅盤承茲湛露浥浥皴鮮泠泠玉吐顆聚類圓行分堪數綫則一串如縈珠則千叢可點消涼爍細暗的皪而方疏月白河斜光無聲而自瀉霏微併集還隨長樂之鐘璀璨金數夏傷恆春之樹至若披明光于始映託曙景于遙供歘態貌兮交射影紛紛兮正融欲瀉珠胎迸流爍以倒耀離兮火齊宜彩暈以舒空暨靄靄兮成紫復晶晶兮擬紅受皎皎兮如縈

粲英英兮兩同彼若醴同膏如飴竝旨或雪細以璣聯或華濃而色綺繾郡賢人之宅睹一樹以垂垂零陵太守之郊望蓮朝以泥泥應善政于當時表忠思于無已曷若此之依鑾殿照金門樹丹墀植御斝當淸嘉之旦夜邀顧盼于至尊瞻脇題而比彩列階所以承恩瀼瀼則降自中天靈兩相將以淇湑藹藹而注茲尺五醴泉堪喻于無源斯蓋湛澤沾濡恩施布濩甘凝天酒絳紗則囊許前收潤滿璇膏瑪瑙則碧埒時注布爲文而沈爲武事豈殊覲上太淸而下太甯德如咸溥誠非方朔所能陳相如所能賦又何論

乎緪冰結岫餐甜雪于嵰山湫氣流金飲神泉于巘圃也哉

秋霖賦

乾隆丙辰冬余被徵詣長安迨明年盡夏暑畱且久慨然思歸値涼風瀎㳎霪潦洪集意不自得乃假司馬長卿董生綴述爲賦若夫莊周造論展跖同時於仲尼伯益著書桂陽繫郡于山海寓言十九設喻無方故筇竹枯樹之體黃初元鼎之年陸雲高鳳之名后馬鷟鷥之事不以後先相限次辨一鍔于千劍

將發諸箱笥示王公子云爾

楊得意遂薦相如後期命駕言從關外優游下杜觀闘雞之苑望牧豕之市未謁平陽不賓驃騎旣而周南留滯茂陵臥病桃笙之簟一牀縣竹之鄉萬里于時玉管潛移金飆始扇熠燿則帶火俱流絡緯則依宵條織葉翳蟬而爭噪鶴戒露而驚鳴心迎人梛颯欲先秋聲感霜鐘凄其動聽況復朝隮西刻祁祁與雨非負圖之七日幾蠹龍之三旬戶足閉于袁安譬無情于邢邵乃喟然而歎曰地矣蓋厚天乎至仁禍范宇宙渾渾烝民子本周人爲王祈父夷從士伍圭

璋守易奉德音之文承禮樂之訓風恆晞乎季節效
略備乎荀儒初有意于風雷本輕心于壇土行臺郎
署詎復經綸見求章華大夫謬以篇詞受列觴旅肅
條滄迴日月關河顧影星露沾衣對碣石之層臺坐
談天之舊館終朝不息愁霖悵然莊周涸轍是詠儵
煩膠鬲空城惟聞泥馬昔之衣赭胥嚴乘船貼月末
徼陽豫徙叢金川滂沱已倦于風入潦倒惟觀于梁
止子桑戶之室幾欲成歌歷休璉不言空思踰展陸
士龍以窮居作賦張景陽以紆鬱騰謠歲方徂于上
國軫猶辭于近郊楚客之悲寥慄越吟之怨切騷既

類言而結恨將比物以陳勞況陰陽之盛沴非兌昌之訂交召清商于兌則吹閶闔于天皋烋何氣而不修氣何烋而不慘映珠庭之歷歷徧廣陌以瀟瀟觀漂搖于百柱陵滅溲于雙嶠方霆霐而戒畏更縱橫淇尚邈其始至也則鴻沼流形斗房現氣河渡元衣山縈縞帶蜥移冰谷駒遷地市蒸錦𧄼于文基潤玉彭于巽位井旋浴鸐之師春變飛蠓之磴美人窈窕于帝弓玉女將翔乎僊袂豕白蹢兮烝彼鼉雄鳴兮動瀨刺東井而宣符命南箕而告備芊蕚莽而隨桴鳥爭翻而夾旆少男則鳴鳥從風河伯則朱冠戒使

駭玉虎于梁琴擲金蛇于驍矢非五色而漂枝忽于際而破塊于是若濟若戰若械若游飄撇滮浮起忽淩亂濫積氣于咸池鋪高雯于江漢瞀則三峽俱迴勢則百川並灌挂鉏竹而森飛舞組驂而不斷碎鶯氐于魏宮冷芝房于漢殿度參差于甲帳溼霏微于羅薦盤承露而凝傾竿相風而不轉汗石馬而將嘶沐金徒而偷泣翻鯨戲之昆池歷屏奔之刻岸揖學市而槐疏上河橋而柳變盪渭水兮遥明送燕山兮不見喑旌騑兮路盡征人之紫陌何窮封蝓蠕而關長都尉之黃沙一片樓捲簾而自迴天倚杵而長低

雞翏翏其已晦宇陰陰其欲摧何假黔巫之漏霄餘
壽陽之悲溺吳泉于若木掩絳繒于飛霓蝸蜒季主
之肆蓬蒿仲蔚之扉卜林訪而安許擢對修而曷爲
始甚黃初之世竟徵庚子之期乃復朱鼈羣浮文鱗
族近星天上而負明后山前而燕競妖鶴則九首朝
京涔鳥則焦明夜應未賓湘東之祠不輯華陽之命
酣楚夢于綢繆提其工于贏勝鞭何效乎刑神鼓徒
聞于漢樂虛吹穆滿之笛空鑄軒轅之鏡非嗅酒而
奚名非洗兵而此盛若夫寒暑異令剛柔異性土博
樹而文貞天欝蒼而色正爽則秦位居婇高則燕分

値舟迴車溼于長沙轉輿區于旋渟鱗見陸而相依
烏穹巢而不定漳御史之青驄沮陳王之畫乘止墨
翟于閭中困伯桃于路罄麥高鳳而無庭哲江淹而
失徑將漂瀑于藜牀屢堆塵于飯甑廬則黃犢方沈
壁則七星幾映子夏之盎爭驕遵世之占莫聖音殊
孔甲之作曲咽梁山之聽河滅沒于空侯隴流離于
項領徒殷曰而船浮汎齊桃而岸覓見晉麥于蛾飛
撫周櫺而覩釘幾遭巾角之折久奪弓腰之勁屐則
東郭頻嗟葛則西華失臏穗長庚而零落葵於陵而
蹭蹬嘯漆室于空閨掩徐吾于夜徑無不淒愴徘徊

幽憂競併豈惟瀾湨之嗟寔窘泥塗之病況乃上京迢遞下客逡巡室惟長鋏囊餘斷蟫涇泥五斗咸關一身幾時裘敝今朝舌存舍人詎事鄭賈無親吹竽異術投筆何因安能說劒誰期吐茵北騷相訪甯僚見尋虞卿慷慨甯戚風塵白肪贊璧朱絃託困固遠懷于宣室但相望于上林誠白冠而宋寘擁青袍而滯淫倦捐秦王之缶遙聞南國之砧留梁邸而無介臥平陽而不任易隕韓娥之泣難爲晉曠之音顧飛鳥之羽檄當應龍之怒沈倪伯身于短弄潵鮑照于哀吟室圅棋局窗通甕牖酸棗兩樹枯桑半林竟成

引被不事籠鬐帶廓落而脫緩几支離而憑淚鄭坂巽周年之碧櫟陽非夏后之金倘睽孤以遵吉何需晏以鐵今巴峽千峯瀟湘一岸桂樹層陰竹枝無隍族延白鷺橋平金雁猿暝吟孤烟淚漏滿岫岫背風沙沙玉蘚碧蕙滋旂紅齒重箭璫琵絃低沙棠檝短赤豹山淚水偃潮淺洲曉白于黃陵霧宵迷于橘館江杳帆斜人歸夜遠披蘿荔而邀寒采夫容而正晚與公嗣而思鄉非君山之羇宦躑躅步于淵東羌遠游之未返滕西王太傅聞而慼焉夫道有若昧時乎不俱人知其一莫知其餘游梁太息困棲嗟吁未逢

阮籍先對楊朱采采蒹葭白露載塗彼君子者其有溯洄之思乎乃援琴倚歌曰鳳皇于伊翼梧桐百尺枝雌雄一雙瑁無人莫自吹白雲一南還一北新月如盤復似眉但言黃河作海水明鏡朝來定有時

覽征途賦

粤以橫艾攝提始芳令月媒乙睇降乎英獻苗御宸推剛用萬撰吉余將濯纓搏木覲紫淵之沐日歷九州而料之投魂諒于鴻質衆謂予以信姱不沈恬以自釋固尚趣其有遐寄安事乎一室輟良書于載多取贈言于佩急寫長謠以出關方翱翔而初激辭稽

陽之舊廬指前山以超忽始擊汰于西陵聞雞鳴之
故墟渡羅剎之淩濤歷防風之所居引長亭于十里
送短棹于千艫坂九折兮猶複路三暮而仍紆或訪
泊于洲渚或投林于柘梧獵穹沙之細蔣狎宿浪之
圓鳧渺層波于具區實墉浸于句吳含翠峯之縹緲
漱遙天而有無信曠邁于人間笠黃公之隱居悵未
成名于三徙不得追鴟夷于五湖經姑蘇之舊臺想
璇題之翠樓歎錦帆之春嬉感梧宮之夜愁市鮮鶴
舞徑少麋游居鱗鱗兮相櫛棟嶫嶫兮如浮淒歌管
而競唄嫣綺羅以爭修何吳風之靡樂倘千年而未

休尋梁生于皋橋詢設諸于巷陑奚烈士之高躅獨曠世而無儔于是瞻蘭陵指曲阿百瀆灌瀆九龍嵯峨繼太伯之清英嘉延陵之遁耕怨春申之棄賢亦何尤乎孫卿惟孝侯之忼慨乃除暴而勵名景流烈于逝湍知年載之幾更徒餘乎荆谿之橋柵烟鬱鬱而青青覩伯氣于江東占黃旗于域中挺伯符之冠傑矯奕奕以猶龍丹匡剸以紆赫嘔后唱而礌礲薤壓氣之鎮璧撞徵祠之大鐘侈矣嬴帝荒哉圯功豈知夫天造屮昧驅馳縱橫于是乎大雪仇恥虆娓戩封合股肱排蒙衝搣宇宙麾豐隆騰公瑾之奇烈暘

諸葛之英風既兩智而堅併運鴻謨而咯同是以經雲雷之業而挫魏武之雄弔荻洲之往迹懷宋武之光耀埽函洛而無留幾廓一乎皇道激文宣之始放終攀龍而騰踔馭長算于帷帳佐洪圖于至妙感鼂會之奮膺倚舵樓而高嘯顧大江之滔滔酹祖生以鼓櫂工卷蜀以萬里中劃天而一塹何奇塹之云控屢東南而失要但見夫海鷗浮毛與蛟龍兮悲號泊吾欲觀濤于廣陵急衝波兮迅征少男分風以送帆冰夷擘流而導旌乃揮戈以返頹欲復吹笛以卻濤瞀既晚居乎江都登蜀岡而回首悼董傅之明德賁

迮時而無偶企謝公于召伯緬清風而何有俔詹言之窕侈斯還監于不朽彼後王之乘車將傾轍之毋狃伊二劉以嗜禍易稱戎于反手竟萬里而行頭徒薦冤乎嬰婦若史相之耿烈追姜李而精偶廋巳傾而必支鼎方遷而厲守貫虹礫日飛霜隕斗祛汙靡之俗爲忠義之藪城旣蕪而族夏盈舟俄徙而風逾舊擊鼓鷺羽者多于宛邱之上秉蕳采蘭者殷乎溱洧之右嗟輕揚之士性將聖禹之域剖羌安能革其淫浮而歸化于忳厚于是易吳艑繞蘆碕花緜夾水挪細縈隄乍分叢而繡柯或低葉而韋衩望射陽之

沙渺連甍社之瀰瀰萑葭霍霍茭葦微微岸樹蒼遠
沙墟曇：迷汀禽喧渚江漢合幾晴日出兮臾予唱灘
露晞兮田婦歸暘晒連于景光忽去鄉之情非前臨
舊楚北埽淮甸滴公路之浦沿沙河之坂膏壤鋪沃
陸海坱曼昔季葉以裂幅互爭形以百戰撥雞鹿于
斗分雞停縣于京觀枯城鬱鬱樸骸莽擴思王風之
永貞投膠漆于河漢冀走馬而郤虜無微風以搖難
既三五其云逞獨悠悠以東歎亟戀兮委遲振佩兮
衍羨就砮父而問迷託亭公而寄飯昔伍韓之困蹙
逢二女之拯患義爲德而卒誠俠投身而不怨豈後

士之無懷獨斯名之永擅予效季兮𧥣卜倘耦沙而憎厭嗟關吏之嚴譏乘白馬而空辨終不悅于棄繻信征游之煩憚念靜治以何人吾有懷子汲黯睹黃流之奔勇利穹漕而達孔粟發吳會包貢荆蓼千檣電起萬艘雷動夫誰惜人之艱難而秸程之惟亟聚予駒汙彭城亂濉泗之靖渦游呂梁之橫湍仗忠信而可過若乃風交兗豫流宣巨瀆咸洛西透幽陵北赫寶標其氣又雄其俗握勁左樞制權中腹曩爲大鎮兮爲衢國睠彼中阿愴兮如何烁臺馬戲夏翟翬羅豔樓滅雨壽井烟栽渡佚駒濟城空霸蘘弔項王

之嗟咥忽掩帳而悲歌望雲龍于沛碭亦蕭瑟而沈
摩天陰陰兮寒飄急雨酸慼兮水洪波林麓兮泉暍
川原兮㔉斜磊确就石曠莽騰沙烏鵲叫噪灌棘盤
遮知黃能之爲厲憑羽山而自訶惟澹臺之氣武璧
就毀而何多將問官于郯子習鄉射乎鄒嶧感夫子
之相知遇程生而贈帛再詠賦以淸揚悼終身而勿
値促予心兮滋傷信美人之難得諒時世之已賢日
傾盞其何言督酒雖薄河魚可嘗春盎盎兮客醉天
悠悠兮路長叩田叟而驗歲入井聚而憩萩逢麥邱
之耆年論無澤于厥賜家種齊侯之棗門章陳國之

楊隴麥初秀山桃始芳鷸鳴鷗于空谷樂馴雉于翳
桑耳目淸曠心神徜徉登雕匡以渡沂水尚巋臾以
弔杞梁城崩樹古邑小祠荒氣浮廣莫霞蒸夕陽晃
繹翠炫龜蒙玉張織靑紅于錦樹絢煙瀑于虹裳幻
萬景于千里忽一瞬而無方若夫泱泱大風渢渢樂
國厥利蒲負種宜稻麥搖戴浸于望諸擴土墳于廣
岸穢雁鶩于煙海連雞狗于墟陌雜胡丸之游于交
重鋪之獵客績繭利而女功涂枝藍而老息俗尚輕
俠人雄技刺有勝勢之可因宜富彊之易植何悲疾
于柏松閭哀歌于建客覩賜履于營邱乘晨雞而遂

發挂明星于馬首集嚴霜于儆褐當昫煦之季湯懍淒淒之殘月信南朔之候殊逈春塗而猶烈青淚兮約帶白沙兮壘雪斷岸龍蹤迴岡疊折環山爲牢夾嶺爲關車奪並軌騎卻連列國實要至方卜挈背中原之板蕩耀旌頭以僭割識三臺丁德人埽長星而東秣濫禮樂于幽甌恣坐論乎先蹤擅雄圖于東帝卒天覆乎嗣孽哉聞哭鬼妖徵衕血五龍既塞悲顧孺姜聚膚肅謀終禽鄰獵若夫閣峯插劒函開闔鐵莫不將牢遏固重封而斗揭一朝算勝彊夫頸繫何太峴之云固況恃此爲險絕幸禦侮之在人否重

闢而徒設騁穆陵之故蹊想呂叟之釣迴已八十而
何求覽獨情于一奮感因臣之忍恥表功名于盛振
詩才在其必揚終道伸而自信嗟予行之孔久亦長
歌以自咍驂周月而未釋徑千里而思戢驅元黃眇
崔嵬過平仲之遺宅眺公孫之麓臺弔田王于島上
從成連于海匡見夫元氣湎漫神靈倏台日月盪汩
乾坤張開同予心之浩浩薄萬古而無涯雲流霄而
自如風吟昊而雄哉過順道以施物否乘時而卷懷
奮寥廓之六翮知焦飛而鼠胎安能享東門之鐘鼓
致二鳥之驚猜吾將呼任公子以與投釣于蓬萊

土圭測日賦

大矣哉聖人之制器尚象也執造化之柄司陰陽之權徵氣候于畢至驗消息于自然命諸司徒而去立守之馮相而職宣將度八殯于地中測九道于天躔審乎至微若求元珠于赤水放之斯準乃握金鏡于蒼乾于是詔彼玉人爲茲土圭授巧倕以匠刱蔡明叟以端倪敬厥事焉拔琬炎必符其號異乎用也則裸鎮非取其齊勢八量而協度者精覈合轍于坤乾上下表五設而居中者用正廣輪于南朔東西哉七尺九尺殊五施之設地員步百步千甯三井之算句

烈圭樹八尺之表所以當八萬餘里于太媼之神寂
平八方之風所以應八寸之管于太蔟之節用水平
以懸繩刻晷景以眂臬辨風陰于夕朝半晝漏而指
別二氣由之而調均四時由之而敘列原夫天地始
位法象旣周天則鈞之運也而弩矢之流地則萍之
汎也而舟杭之浮故晝牀平則與星辰而復其本位
冬夏至則乘升降而從夫四游求天地于訢合同鬼
神而與謀惟日月之運行分晷度于短脩青陸丹陸
拼昆吾而出桓格黃道赤道歷七舍而行九州日夏
至則在乎東井日冬至則起乎牽牛冬至則日在駿

狠而龍蜼以會朔夏至則日𠜱解鹿而鶪火以交緰此短長之極則爲氣至而不留故夏至則水波萃于少陰冬至則陽雲出于箕木夏至兮斗繩中南冬至兮斗繩中北冬至則水正而陰勝陰勝故本乎天者燥夏至則火正而水伏水伏故親乎地者溽蕤賓則九暑之正黃鐘則三微之鶡冬則麟獸之火爨之而和平夏則赤后之井飲之而安燠于斯時也由帽中以至中正專嘖官而視盈縮冬至則丈三尺爲依度夏至以尺五寸爲要宿無彊勝而贏進無短斂而退㨖且夫天地以陰陽爲刑德陰陽以二至爲環樞𣔻

鶉首之宮丙丁王夫祝融而大寒已兆于宋井值天黿之次壬癸帝其顓頊而大暑已萌于黃蘆故曰一南北而萬物別其生次斗一南北而庶彙判其雕琴分遠近于元卦循姤復于羲圖惟晷景之中圭而相等乃陰陽之當位而不踰既迹鬱華于分度夏效望舒于弦望正昇非于晦朔考昔烁之迭放定少酉于門戶占婁角于次向蓋四時者乾坤之官而二曜者四時之將日騏驎兮舒步月晨鳧兮飛濛由日月之不忒見辰敘而時當日紀刻以晷定月紀度而歲成可以推大餘小餘于分秒可以立章蔀紀元之法程

然則求中氣于二十四氣候中星于二十八星昭然
若布指知寸而手知尺曠乎若齊物于量而平于衡
又誠歷術之綱紀檢驗之明徵功捷于緹葭土炭之
用事過于吹琯輸扇之精是圭也抑嘗但審常羊之
維孟冬之位而定九鼎三巫于洛邑與擇夫衍氣之
仁息土多美而計宅中圖大于陽城也哉抑嘗聞之
立八神丁日至樹八表以觀妙景如度而歲美人和
皆德化之所臻而效是故陽無伏而陰無愆水不沴
而旱不暴方今天子握絲圖炳鴻耀左發仁而右發
義柄胥烋之嘉成後法聖而前法忠蘊薰粟之函奧

故陰陽四遊合契夫紫機日月五星竝行于黃道歲
易祭而何逃龍天門兮忽跳環空同與丹穴居神州
之中央開明堂兮陽館圖王會于職方迥衡穆穆執
瑁垂裳方將迎神策于己酉受寶鼎以昌祥日合壬
而五色景再中而重光夫固已樂阜安而大和會亦
奚煩合八能于前殿察盈減之數于化日之舒長歟

孤山伯夷廟賦

伊予懷此姱節兮少耿介而自存顧汝汝以競滑兮
思屏予而離人去故鄉以遠征兮將謀食焉自患悼
始秉之若反兮中快悒而未伸驅我馬以北首兮夕

稅駕乎孤之山披淸風于先生兮渧鼎餓之黔顏喟

不可或緘兮激永悵而悲歎衆謂予何求兮非羣陋

之所明假囘飆以陳詞兮情鬱鬱其若顛嗟夫子之

貞潔兮固太上之所賓非聖賢而莫可與處兮夫安

知乎殷周之君怨造物之不仁兮竊獨哀此下民胡

不俾虞夏而永世兮令頑懦之皆敦宇宙忽已非兮

致以暴易暴之紛紜誠不忍約已而獨淸兮冀芸芸

之歸醇相泯泯終不可溯兮慘踽踽而誰親念堯禹

之久歿兮其固可以無生奚不幸而遭此彫世兮曾

不得神農而爲鄰斯世莫適居兮欲舉辟而焉適吾

將駕而升天兮誰爲御此飛龍卽帝所恐亦雜遑兮
盛豹虎之嘻嘻固不能被髮而文身兮狎蠻夷于江
之南寄委蛇于其首兮蓋庶幾堯舜之舊風託彭咸
以誶帝兮何迍迴而不救于下帝若怒而反見尤兮
羌獨窮此愁苦海濱兮歸來逝于年兮飄塵埃舊處
兮安識波湖兮負龍哀去夫子適遠兮時俗逾僻而
不可論昧椰下之廉隅兮以骫骳而爲仁眾垢黨而
昌分兮襲幽夜之纁昏飽則覺而感芳兮變牛矢兮
荃蓀盜跖固以爲聖兮唯鄉人之德膺茍光白而宜
恡鋤兮非巧善其戱完魯蹈海而爲義兮攖眾毗之

所頑申宴后而成咍兮或猶憎其勿先信可謂之詹
詹兮雖天戕以曰欣獨登山而悲吟兮將鬼神以來
延吾又安知其所終兮痛鳩臆而孫塡幸夫子之不
及此兮夫甯飽周粟以自安夕霏霏而合宇天莽莽
兮亞寒淩濤湧兮摎松修隴漫兮淒泉鳥鳥噤而不
鳴兮叢狠狸之號盤持澗芼而不敢享兮恐謂此其
非謫羌眷眷而旁皇兮誠不識夫所怨亂曰肅肅凜
炑歲徂竆兮合沓驚沙振衝風兮萃彼曠野安適從
兮徘徊沾臆道何孤兮我思古人如黃虞兮煩憂惻
傷不可殊兮時則戾兮世而殆兮歸哉歸哉信子非

臨兮

竊曲賦

余讀呂不韋書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因爲賦云

天下之可極者惟取道而已矣積眾精而自光雖殫獵而不匱盡錙銖以爲嚴駔兮諒何數于天地已愈有而愈多兮反以適夫聖智茲逾極不儆于中兮苟在欲焉斯戾嗟眾情之庸庸兮固德蕪而義昧託徧衷以自逞兮方進極而未巳紛吾欲竭其所趨兮雖萬里其猶邇將豪芒之畢鉤兮昉甘腑而枝胏始涓

涓之不絕兮亦纖纖之翔蔚終揚淇而激海兮傾鄧
林其何稱意塡滄溟未塞兮氣踼踕岳而尢廌相駭
馬之怒蹏兮雖銜勒而未制況縱鴻毛于順風兮忽
飄疾以安繁乘盛大之奰憑兮作壯塡而物愉聚萬
里之不勝兮輕淩恨乎一肆切齟齬以睢盱兮疇雕
達而已泰不恃以爲用兮曾不逆夫人之志謂竈始
而卒畏承兮信無虞乎終異甯知夫鼎薪盡而烈長
兮水遂應之以沸彼燔林以獲禽兮比燎原而躬寬
芻豢則悅口兮饕餮中而後甚若飲食且不可極兮
即嬉戲其尙戒吾獨何爲羨釜鼓之滿兮乃授人以

樂概彼好極焉不仁苦秦項之非類頡威力于其工
恣虐玩而兒賴託人頭以畜鳴冠沐猴而喑噫縛黥
細以毒蒸調砧鑕之可啜享鋒刃其未飽又以餡夫
阬隧追一復不可收兮若羣券之責債身臨糜而族
碎夷兮禍酷刻于出倍相東野之逸騁兮善顏生之
鑒敗閔逐猘于于陽兮狎顛危而爲汰豐庭當以射
千兮慶寵奸而犁粱故極無不反兮是張弓之道枉
昔夏后鑄金兮列山林之魑魅使民知不若兮避姦
孽而罔畏孽在物可追兮彥自中而始癘惡不可滋
毖兮懼凶眾而成殪故周鼎設象兮昭竊曲以貽示

幽不稟于成康兮厲仍迷而遭蹶後豈監于茲兮築
桃殳之爲佩若後醒猶可補兮冀捐狂而得惠悼終
懵于揃靈兮乃鬼神之所棄姤角冄客而上窮兮益亢
極而徒悔唯怵中以欒登兮庶安欣以勿沫

和感二鳥賦

吾安悲乎悲軋軋而曾抽甯阬顛以自嗟仳墨滯而
中仇贍行道之愁愁聿交茀而云穢隕霜雪之絲傷
愴靡陽以謝煒顧奔流之滔滔横淪墊而方圯衆咍
阮以安懷誠飲食其未理竊不諒夫艱難固又莫可
以衆謂志逞遑日有屬非得位其焉如叩君門以天

峻倘不悅于陳書噫吹笙而被繡或造第而推車苟
詭得而若易懼子袞之亘虛獨倀倀以遵路適投笑
于嬰患思屈曲而相繆情轣轆以爭紋感微物之何
知覩光榮于二鳥顧竊被夫寵佳彼奚功而茲讚歎
時數之未來創聖賢其安道呂鞞發于蓍龜乃唯師
而轍釣說違夢于高宗亦赭築以終老遂卷懷而歸
鶩羌忽忽于予心企蹭蹬之去咋翻濩落以滋今甯
屯理之尚駁詎於皇之匪仁華殷憂以孔迫顧何疚
于予身昔三后之相承託優游于聖庇孔乃息乎周
行軔無薊于辨說唯羈遇之云乖寔旁皇而私冀幸

帝命其未洫俾相子于終致旣贊尹而和鐈與昌饕以旦嚌就久約其膚傷庶逍遙以卒歲苟睎道而辰睽憫國楚于已痒病折閱以莫贏祇皇皇以求利中得失焉自患斯倍辱而尤鄙幸盤帶其旣膺夫何辨乎此類

方竹杖賦

有一丈人來自闤壖入室卓爾負壁不言主人怪之就而察焉睹其藋瞀霜露軀貌瘠黯其壯也未咸巨伯之掬以修也欲俯僑如之顛顧折節兮不可厲廉隅而忽堅發著占之遇坤之上六二動而之震曰此夫

虛其內而直其外者歟裒其節而不受命于歲者歟溫如玉而廉不劌者歟棱角而無峭厲者歟雖眾君子之獨處切猶鰒介而不比洵嬋娟之美猗兮夫瓠知其執規矱而自懠無鱗甲而不狎兮固外彊而中睟誠落落于難合兮貿其性之所異嗟員傍之盛行兮懼方格而為椊倘乖剌之或殊兮或遭刓而成槊唯歸諸介石不易者焉蓋庶幾物各從乎其類俾蓊篠而遐征兮若形影之相繫更配夫方山之危冠兮夫何異乎元季

靜夜炑思賦

烌蟲兮夕淸烌猿兮夜驚引流螢于遠幔飄涼靄于閑庭靜朗金閨空融綵闥韻籟悽簧菰芳蒻檝晃眼河長吹腰風結修袂罣煙纖羅洞月月華兮暉暉煌景兮微微微微兮不燉暉暉兮愈遠遠映兮水濆珠綮兮綺文絪空明之宕漾約烌思以迷人迷人兮延佇幽憂兮誰諦夏夜遙兮玉露溥泫羅襪兮步蹁蹁蒴花芳兮蘭秀怨夫渠之將闌將闌兮末歌尚同心以堪折睠情悅于美人傷夏期而逾闊聊騁望于雲閒瀞微波而難接欲寄情于桂枝徒蜷蜷以繆結擘明光以贈君庶天涯之不別

笠山賦

吳越之間有笠澤焉吾無以知其廣也會稽之野有笠山焉又無以喻其微也之二物者嗟頁名之適均會纖巨之非族何造化之善弄縣秋豪于萬斛渺黑子與彈丸甯加黔乎大軸儆廬數椽類夫疏屬徐子卜焉員虒員轂或不出累月而觀書閉戶或幽然竟日而鳴琴在室方且歌而樂之終翔遨以自得或謂不然作爾而噫仰凱伸喙有雜然獻疑者曰詩不云乎高山仰景行行止稟山億咨以崇德固君子之所履東南山水莫奇于越秀巖飛壑天下所甲無不麗

巧傫㑩峭嶸而崱屴若壯夫傑人儼著圖籍是託是宜可以依詠而勿繹也茲山蕞蕞跛牂所易等堂泐之膠芥詎敵太行之邃塊是名笠焉瑣屑誰對不密而堂不盛而防勢未盈乎一矚如寄蝸以左觸藐攝土之郱斐似數簣而輒休譬一闤之市良賈爲之不酉今夫徐子方將振衣千仞以游乎萬物之表曾何有數尺之峘而固且爲樂歟客曰固哉子之論也夫被五色而游者不鄙處乎一勺而入澤之水具焉其用備也挾琴瑟而鼓者或去堂室之遠而宮角之音動焉其神合也天游者無町畦于彼此而萬異之境

無不其焉其道全也雖世人之皻皺始有爭乎大小量達者之通曠復何介于洪秒室無奧咋之位情有寥廓之衷苟吾心之所賞雖拳后而爲好況玆耶之可怡又何陋而加之少乎且試與子登笠山而望其東縹渺浮蔚乍隱乍出者秦皇之嘗望而登者也其西南軒翥雄峰若舉若撲者爲富春之山子陵所以垂釣伯符仲謀之所鍾而興者也南東崪屼五洩俁俁泄雲吐瀑飛雷而迸雨者僊人逸士之所棲遁而精祇靈怪之府也大野北顧亙天無極蓋南朔尾閭之間而日月之所浴也岑嶬絡緬近遠轃屬或聯朋

儔或接尻脠波洶鱗甓雲屯陣攡屏障合沓象馬奔
驟霍而宮之若大將處乎笠轂握奇以制其中權而
熊虎環哮咸聽命于一 授錢塘怒瀾獵轢萬馬拔浦
陽之長流觀海若而東騖馮凌倚硑目眩心悸至此
無復超乘而銜枚宋肰類賢人君子雖臺笠之賤而
能卻兵革于在野卑而不踰者德旣積乎地中微而
知彰者名又被乎天下實體約而擧博貴文麗而用
寡冒輕嵐之罨靄映迴流之瀲淸后角犖而當軒樹
蒙茸而依榭相與旁礴解衣可以盡年而永夜彼一
邛而置之洵有美乎此者況乎徐子放道而行寀眞

以游其襟懷本趣天隨神動遐放乎神明之觀洒將
鄰恆華而撫嵬嶁形眇一室而興寄乎九州又何羨
夫嶙嶔巃嵸畫衆山以動操寫五岳之圖而遠求者
乎子時主人忘言莞爾而頷或乃大笑拊手稱善㬥張
躬起立命客爲亂亂曰笠之山兮幽幽澹風泉兮夕
修山中人兮淹留淹留兮既夷酌芬兮泣之廻兮其
未來結巖松而爲期松落落兮問與伊在淵兮獨倮
倮山中之人兮時不歸雜蛟龍兮風雨歌闋聲振林
表鼓發天籟無不意滿揚舞旋旋須臾暄明月于清
樽引流光而共醉乘天風之謖然飄飄乎若游于造

物之外

夢晴賦

洶陰濤兮澒洞固沈族以區霿溺九壤于畢㬥慘黮
理之埶覆天何冡而若幽兮帝何蠱兮醬酎星辰無
用其文章兮甲子而荒其夜晝吾將執豐隆以爲狗
兮獄屏翳之偵繆責應龍于孔乖兮攘共工之窮寇
叱女媧使復起兮緇洪脬之結臭惝怳忽而迴越兮
憤懦志于諠譊中宵既寤龍首人身篤從覛融其鼓
振振犁然廓然鑠略燉奔返清濁于高下俄六合之
鮮新倏忽兮易昭示于眺矚阨榮志于列心曠曠乎

鬱疾之觧體坦坦兮重累之去已脫乎匪浣之忽滌豁乎羣疑之驟釋蕩焉若尅敵于肅勝案焉若導俗于罷正欣欣兮囚梏頓斂而遂舒浩浩焉棄其昏爭趨黃虞乎乃嗳然嘯凝然作披九天之青晶極萬里于寥廓又安知衆夫之墨辰兮聲大厭而未覺

紅藥賦

何奇芳之爛熳嘉芍藥之丰容向文階兮吐秀依綺戺兮敷穠振瓌逸之華姿繽紛相向動葳蕤之艷態薄靡成熏憐香艸以多情遂來飛蝶珍風入而見詠詎比游龍爾其弄影便娟含思豐茸馥旖旎于淸芬

輝玲瓏于鷯鞾檀心倒暈和曉露而俱明玉靨承暾
映初陽而彌暐擬彼美之如英信殊姸于眾卉于是
蘭臺書靜畫省春餘天上僊桃錦爭飛而已落苑中
人栘髤漱椒而方䟽清對氷廳芸署則風來細細聲
稀錕箭花瓢則日下徐徐地近蓬萊厝翰林之侍直
窗淡雲母漢天祿之校書覬婉孌于芳華呈非昌之
麗色捧翠葉而因依擢蘇苞而自得若招搖兮垂手
擬舞態之蹁躚悅遲步兮中庭出天然于雕飾紛綽
約兮莫自持爛軒墀兮照煊艷伊輝媚而何已羌貽
玩而彌長灼灼爭開映蒼苔于當砌瑳瑳並笑伴紅

鶴于依堂驕丹杏之姸枝還憐杏苑似紫薇之滿院夏對薇郎一片霏霏袍奪漢宮之彩三朝馥馥爐熏荀令之香旣靚美兮堪紉復璚琚兮可佩何藥錄之徒夸寔騷辭之宜載羨藍尾之佳名憶玉盤之緜綷當祓禊之良辰非將離之寄愛則有河陽司馬之坂洛中丞相之園異百品而稱資珍千名而競論擅風華于姚魏竊綺繡于亭軒圖籍新開寫徐熙之妙繪管絃初譜近公子之淸樽豈比夫延閣披芳瀛洲訐植銅池風煖韋芝之乳而俱酣甲館煙多帶銅華而吐色圍成金帶揚州則先送嘉祥藥儗瑤樓內殿而翃

迎娙娥吏名香案遂留賞以徘徊偲號玉堂方懷吟以未極

烁月賦

緊景澈烁夜明初上淩珠海兮晶瑩映鉏雲兮搖漾金波穆穆對明鏡于飛空寶魄輝輝貼瑛盤于祖望度碧落而寒霄乍迴流光則萬里徘徊拂絳河而露氣俱淸寫影則重輪澂蕩方夫纖纖始見玫玫新浮雕偲客之璚佩咏參軍之玉鉤樓西南而曉晚夜縹緲而曲修玉李迢迢帶三星而超忽蛾眉粲粲掠片影以東猶及其瀲澂團圞縱橫三五桂樹滿而全舒

菱花周而競吐蟾蜍欲暈覺綵色之何多靨兔爭妍擬秣豪之可數赤城有由若恍奏于千年瓊斧無虧脩不勞于萬戶爾乃婉孌延緣文紫綺連含風嬋而容與媚花竹而嬋娟既載賦于如珪射琉璃以倍絜信有情于比扇鏤紈綮以逾圓試取方諸汎明泉而欲動才歌樂府鬧塵匣而相鮮于是夜靜花多輝長影直麗丹鳳之層城照銅龍之廣陌光曙璃樓玉宇豁窗扉而朱雀將翔涼衢碧瓦金莖燦鱗甲而巨鯨動色挂鋸鋸以不落雲中之圓闕雙高拂琪樹以遙看天上之偃榆并白則有曝衣廣殿穿線深宮步文

墀而漏靜鎖金鑰而光通鑒翠帳兮凝縞犢羊鐙兮隱紅池號七娥玉塔則瀲灩一片臺名延露蜺裳則舞袖千重罘罳而玳瑁全穿夏呈窈窕簾箔而水晶不捲卻望玲瓏亦有紫塞關長青天路遠武昌庾亮之樓江左謝莊之館皎絜而氣侵冰柱南枝之烏鵲翻栖孤懸而影裒瑚弓細柝之旌旗半捲遂池曉直披清暈之依依畫省宵看對華姿之婉婉臨笛步兮情多送僊舟兮櫂緩莫不流景舒容琚旋璧椒若乃應江潮而恆滿視階蓂而頻移纖阿馭于金轡結璘翩其桂旂鏡繞蟠螭不待夫人之擊琯隨鳴鳳曾聞

博士之吹青赤俱明見叔和以有象川雲紀節者形氣而垂衡占三班于環冠寔送萬方之喜老連躔于合璧乃符七政之奇此則明靈之上瑞蓋昭昭乎若斯

芳艸賦

綺陌春廻青門候暖發芊倩于華年動昭蘇于玉琯土入夜而潛膏艸迎時而自滿重重新偃鋪曉岸兮初齊簇簇全敷織平郊兮正暖爾其芳萼半捲細甲才抽忽菲菲兮其遠乍盈盈兮更柔拂人柳而細影爭淡結藏鵶之紛堞帶龍池而翠痕交鎖徧浴鷺之

晴洲冉冉鋪茵望神皋而地迥層層皺錦接畫甸而

峯稠于時蔚露曉寒和暉晝絢風脈脈兮相薰景遲

遲兮若戀引鳳子而俱來藏雉媒兮不見迢遞而碧

縈隄杳驕金勒之鳴騧葱蘢而紺聚煙多掠瑤篚之

舞燕映負鱗而斜展暖雲則低巷千重迷卵色而橫

浮暮雨則邐迤一片若乃叢多似織葉細無行不辨

苔多入王微之庭院會隨夢遠臨謝客之池塘已妬

庾郎照青袍而欲染堪依江令裁銀綬而舒香問蔣

詡之幽居則門開三徑綴丘遲之麗筆則花落半衍

至如河畔緜緜關前嫋嫋細朵欺鮮羅裙共縹王孫

游而未歸美人思而自悄吟綠波于南浦帆短亭長送元灞于玉珂城孤騎小莫不坐閑館而踟躕倚扃棲而繚繞是以託靈均于楚賦覽歌府之新篇采杜若兮湘沚搴江蘺兮澧川既爲佩兮左襲亦稱奇兮自妍碧吐紅滋羌留連于芷葯懷貞比絜復婉孌于蘅荃然而雖列于名詩稱多識其始也品于炎皇其後也官乎薙氏或則應候而生或有從方之義或三秀而茅朱或千年而雲翠或茂樂郊之苑或茁瑤琨之地垂爲書帶曾依通德之帷聞似屏風又悉茂先之志並映蔚以呈姿皆萌榮而託植要未若鍾乎土

德巇自晨精寶爲瑞應通彼神明入堯廚而甤秀倚
麗階而蓂生白虎則徵夫紫脫鳴隄則記夫華芊與
屏獸而指佞表軒宮之化成

幽蘭賦

王右丞爽隱優游端居多暇精宇藍田綮茨元灞菊
紛幽圯葯羅芳樹璈芍藥以成臺雜茱萸以繞舍招
芳質于甌閩引奇姿于江介襲旖旎乎都房動葳蕤
乎纏夏廟而歎曰門丰三閭大夫之所託歟觀其幽
芬艴定綽態湯只嘉名雲若比德閒爾可以忘憂可
以樂飢可以養性可以娛時摘石渠而搖朱吐金蕊

而縈絲何必種蒴鴣之八樹折羅浮之一枝溢芳漢殿之含菲郁荊媛之手緝君子之綈緗刻僊人之瑤玖紛獨縈乎中庭羌安滋乎百畝爾其的的丰叢猗猗茂容繽紛隱谷婈婧遙踪鮮離幽靄轉氾光風谿采朝蔚珉苞夜重披芳沙于銘岸淵明酒于瑤踪一蒢而莖之花三分四分之葉懸縹帶于岑嶔綴緗簪于磴壘蒼雲氣于林淡靜風言于遥絕異梔子而同心非菖蒲而九節玉縈亥藥后密縧之便娟灃浦紛敷湘陂伊嬋娟之秀德羌俯仰于靈辭送美人兮延佇報公子兮而思餐制英而未潛浴甘瀾而不萎迷

康成于曉綏襄平泉之晚幃新年二月鳥聲百囀巖
頃冬冰颸淸蕙扇形萼烁乳絲麴春簫燕尾紅青與
魷玉洗沙蘸檀心膏嘑露腊未擷貞蓀先盌璧晚媚
荔竉于山阿託離騷于澤畔夫紫莖文波江南采荷
松舟桂檝夫容木末杜若汀洲悠悠暮烁串椒蔭荔
逍遥卒歲豈若薦佳植揚淸音貽短佩託修玠送君
堂下之瑞徵君庭内之馨入燕姞之祥夢結楚客之
幽紉而得泰雅操于白雪懸芳馨于斷金

春艸碧色賦并序

江郎賦別于古傷心雖太白嗣音尚未堪彷

彿也長春多暇何克思同門以所製春水綠
波賦見示歎其情文婉摯古調獨彈南浦淒
然東風如夢此則空山落葉遜彼滄懷彩筆
生花同其瓌麗者矣輒爲效顰更賦春艸
客有緣端睠物感良時而肯思者既騁矚于憑高復
送目于望遠地無垠而莫極水遙山以未返雲靄靄
兮弄曉山依依兮畫晚日晶晶兮妍霄春舒舒兮麗
館羣姿被條眾卉羅席丰昌窈窕穠華光澤擾攬彌
覛娛靈悅魄易賞難詠薦歡戚惜足以譯志寫衷脈
懷肌臆矣雖然其于旁皇之眇猶未窮精游之表求

龍陟也若夫感我如揭貽我如委如導如迎非遠非邇猗猗菲菲靃靃蘼蘼目焉乍經心乎未已無端自盈忽然以起因于所觸不知其旨于時修阪旣遠平原自直緜緜千里萋萋一碧競縈新纑金鋪過色連天未斷橫江不隔披風更薰和煙轉積南浦波漾芳洲影爐玉珂緩送靑袍淺織歲歲留人年年似昔城隅迢遞樓上徘徊簾捲暫上睥睨斜迴縱橫無數歷亂誰偎方可擘而可結亦相藉以相媒靄芊芊其若此思婉婉乎難裁至如隴水曉分燕關寒閉楚波似翦秦川如朁人從榆塞客辭吳會絕域春同越鄉心

巽長袖羅挽短書遙寄霽夕送照江暉帶空亭孤堠轉雲入峯紅笛驕一片花飛數重拂翠浮合迷疳徛封閣山三月河橋暖風居然惆悵未許從容已幽刻之密貫感悄悄以從中當此時也愛而不見孰不奪神搖志游天涯而嘅然者乎

書帶艸賦

昔鄭康成曠代儒英覃思六經致奇勞之呈瑞產秀葉于前庭如芝穗兮三烁忽無根而自茂比蕙蘭兮百畝復含翠而常馨宜嘉名之肇錫昭縈業之昌嚻爾其叢蒲濱紛葽苗披拂緣花砌而依依繞文階而

櫟櫹作同引綬舒鋸艾兮齊腰變似紆綱縮青純兮爲紋豈西塘之莠艸徒託咏于惠連與三徑之蓬蒿久淹留于仲蔚出我穀林遂稱書帶色滋雨而葱葱態翻風而靄靄若緗編之初槭當軒而運此緗緗擬縹映之縱横發几而羅有綷縩苔痕碧映宛宛簾前日影紺多垂垂檻外淥淥乎遙臨綠篋近傍緗囊堪親藻筏交縈綺章不待爲螢伴桂韃而映字曾非辟蠹爭芸葉而抽香青青則含露滋春足點丹鉛之筆斐斐則和煙弄曉疑分汗竹之光始依砌兮連縣復敷陰兮靡邐如倒鋑而臨書如編蒲而勸學非茅葦兮

徒柔擬蕤蘅兮可握披霜雪兮何捐洒鮮飈兮夏濯

若夫問揚子之元亭惟餘蕭藿入潘安之西宅空啄

蘘荷雖萋萋而自澤徒苗苗而富多彼綫紫以堪織

或絲蔓而如羅爲組爲綸爾雅之稱名既博將紉將

佩騷人之託興如何豈若揚烈文帷敷紫講席吐秀

質以懷新聚奇茎以轉積濯鳳羽而勝梳結龍絲而

可摘被幽厓兮靡靡則山爲教授常披君子之風緣

岨徑兮離離則淵接菖蒲恍對僊人之后于是弟子

動色門人載吟褰懷而藜杖何慚但相期于道勝生

意而當窗不翦足留玩乎堂陰映錦帶以俱垂處士

燕居之下挑元紳以益挂先生盛服而臨倘三鱣以
協兆豈猗蘭而託音

麥秋賦

仲律吹晨司南御丙鳴蜩欲動清和麗而舒陰喂鵙
初鳴纏夏長而楸景惟宿麥兮當秋咏來麰兮翹穎
方呈瑞于兩岐乃占豐于萬井爾其柞燧將移霜華
始栗尋氾勝之書事賈思之要術種焉非水四時
雨露之俱含性亦徐金百穀禾麻之首出滿陵陂兮
暫望日有取于乘丁楸郊陌兮初看地無煩于卯乙
既則依町冉冉匝隴纖纖送楊柳于春餘青纔覆雉

催鳴鳩于夏始黃漸迷襢紫旃而處處爭抽捲蛾飛之庖雨金穗而行行全吐常蠶倉之新練暗旅旅兮連雲先徵雪聚樂幪幪之薇野祇覺風恬于時五月肥梅千山上竹語海燕而霄晴乳河免而岸矗下白鳥兮平田轉黃鸝兮淡木秧鍼刺水候已暖而猶涼蒲劒當門氣仍清而似沐呼腰鐮兮其往見比戶兮相於王偉元之舊種姜伯約之新畬列秉縱橫雜刲扉之藺蓀扶滿熠燿映煙墅之繅車盡田舍而論收安知計斛徵大年之有兆先以堪書夫其二七為行粭香各得當日至而效貢若庥成之布德何須白露

零湛露以垂苡不待金風醉薰風而結實驗梁商于沛衛旱慶豐穰移西陸于南調先星稼穡則有嘗鳩芳種捻練閉情比鉏泥于梁甫壓玉粒于江城吳均說餅之餘猶聞麥飷束晳裁篇之暇足對蘋蘩樂府東京其青黃而入咏先生元晏辨杏柰而成名況乎容記職方禮行廟薦登觀麥之崇臺御勸農之高殿既備獻于孝思遂嘗嘉而授饌五絃初御撫景風之及時萬寶其登樂九州于咸宴

上林春燕賦

春色麗兮煙景重春晝長兮化日融睹瑶林之楙彩

見玉羽之銜風翫池上下頡頏西東三月初來覺良時之未晚一枝甚借信託影之皆同爾其社送枌榆日占戊己返賓鴻于碣石拂鳴鳩于桑沚來兮少皞之司遂協高禖之祀入雕屏而斜眄嘉賓則對對襟紅望畫棟而爭歸天女則雙雙衣紫于時士林地暖宣曲風香鐘鳴長樂花滿建章一片呢喃伴宮鶯之睍睆分飛遠近隨鵁鶄兮翱翔試傍晶簾若將迴而作入還穿珠樹仍不定而爭忙若乃流態翩翾輕身便旋奕映瓊枝新翻琪樹近娥女之層臺託崐山之懸圃倘一雙以自舞疑釵影之遙來驟接羽而低還

訝履綦之微度弄裙腰兮跕跕鷰翦尾兮僛僛靄泥香喓歲年之芳艸漪漪綠綱點太液之晴波路迴天長向椒宮而巷小陰輕日午銜杏苑而花多不假僊人珍青禽于漢殿誰當綺夕笑烏鵲于塡河則有謠謳傳乎北首鸜鵒稱乎蒙叜文成許愼之形賦重王咸之手非舞后于零陵或增城于曲阜棲文杏于朝朝記青箱而久久豈如連翩逐侶燕婉相交辭江鄉之下國營天上之新巢畫閣璇題有淮南之足賀迴梁藻井無季札之前嘲將羣雛于殿角颺輕影于旌旃見其湛被恩光依留禁籥曾非白鷺堪致詠于

靈臺隨彼鳳皇亦來巢于阿閣惟
一人之澤無不宣滋故萬物之情于斯咸若是夫上
瑞長祥願發于玉筐吐此丹書集戶方扃于赤雀

臨風舒錦賦

若夫五色離離蜀江波上七襄軋軋織女河中纂組
縱橫睹非煙之麗製華文璀錯擬離离之神工實焜
熳而紛披美含無度復循環乎經緯藻思何窮已湛
濕于巧矚夏緅紛而倚風時則夏始春餘葉濃葩爛
蠶絲罷浴鳳梭停腕來越女之閒閭繞秦川之機畔
海闕色而綃傾石輸文而暈斷蛟龍乍伏見鱗彩之

縈廻菡萏遥開對芳枝之宛曼靜戶幽庭煙融日晶
春人曉聚豔錦初成其持攜而自賞競桐觀以欲鷩
一桁飛花玕紅輪而忽動半階芳艸妬翠綬而繞橫
拂盧女之新妝轉瓊鬟以更照攞文君之纖手映綺
袖而俱明況復洲靄全斂纖飈暫援暖汎叢蘭和吹
舞蝶徐來陣陣響玉珮兮丁東幔捲依依引珠簾兮
蹀躞度繡軸以翩翻漾高竿以戢槳紛陵楲以重重
並翱翔以蝶蝶錦則如花如火風則爲女爲姨錦臨
風而偕倩風入錦而偏低豔朶招搖芍藥之妍華欲
笑芳房輕輒來荑之酧緇纔迷忽如霞綺層城鳳恆

飛而不去更似海廻僊市虹爭上而初齊金鈿屏開復奚言于孔翠丹青扇合更何羨乎文雞樹樹蒲葡詎得遞王之貢箐箐冰繭足驕泉客之攜既而帆影收紅林芳皺碧捲十幅之婀娜襲九光之傑爽韜盤雖之秀彩藏彼瑤笥拾舞鳳之神機珍同拱璧伊藻麗兮若斯帶絲紋而其澤知譜褕之有餘願受裁于瓊尺

蠅賦

覽豸族以相萬兮既蠕蠢而何知獨蒼蠅之營營兮尢託質于幺微非肖翹之栩栩兮異蜻蜓之知機類

實緐以有徒兮羣相從而爲期徵厥生之有由然兮出變化于餘灰狀酝扇于爾雅兮潛嘬膚而嚙肌從何來而集此兮巧出入乎堂帷愉樂利而懷蛆兮惟腥臭之競馳非拔劍以可逐兮非舉被以得揮見小兒之在庭兮方竊拔乎權威夏何人之館須兮將託焉以自迷埘驥騏而安能兮過十步而已疲聲薨薨于闇室兮比聚蚊之成雷工熒惑于明聽兮亂唱曙之明雜變黑白而是工兮玷綮璧以致𤸎彼止樊而止棘兮戒風人而屬辭此當晝而置冰兮祈側翅而去之味穢濁于自惡兮尚嘤咿兮不移安知夫㶉序

肅而凍烈兮將消槩平曷歸

綠苔賦

葳蕤兮幽庭綠苔兮滋生含翠兮琴瑟槮碧兮英英作一片兮如結鋪幽階兮欲平異芳艸之霏微映春袍而共姤冪朝曬之杳靄上畫壁以多情爾其繞徑痕微依沙黛淺黏碎石而錢圓貼新篁而淚點波凝翠痕封瑤甃兮層層影綴交窗繡銅蠡兮冉冉靜當軒而色潤宛若遊浮勻滿地而陰長輕于似翦伊惟艾納會閒青卵槭土花之斑駁弄石髮之鬖髿溼其黃衣琲井淋而緜密閒宜鶴步啄露砌之倩遐披讀

蘚兮蒼淺時時牽鎖對牆苔而紫淺處處紋斜縱横
交敷侵淫未斂媚孤擅于傍迴綴飛棲之冷豔歲歲
則纏緜愈綠照青幌以偏濃重重則過雨爭鮮蘸衣
裳而可染已巧入乎疏簾更相延乎翠簟别有碧苔
水波瑶稱楚澤夜明爲瑞近出昆池偏扶荔之溪宮
徐迎玉輦託昭陽之别館悄度文棊紅藥初晴謝中
書之麗咏美人惜别王常侍之新詩細細如塵向后
闌而點筆纖纖若織動玉佩而縈絲逕芳沈約刻居
王微隱舍睹環高樹妍夕照于餘姿輭布芳茵承落
花于將下吟侍郎之碧扇未足稱奇同大令之青氊

仡然可藉比乎護艸堪留玩以忘憂伴我騷人復消搖以多暇撫茲漠漠愛此芊芊拂淨綠而如埽洗幽馨而欲憐康樂始甯之墅支遁記室之年方抽思兮攬物遂屬興于斯篇

秧馬賦

考畦功于畸塍修耒耜之幽經既書多而券績復範狀而刊若精不稟乎天房祥亦分乎辰馬腹刳違而方舟背規安以覆瓦乘時以鶩應無撫髀之嗟戴笠而逢何必爲君之下觀其御也驤首昂尾輪轊轂倚膠漆則桐楡爲一家表裏則楸棘爲兄弟不脛而走

毋須風人之輕不秣而馳乃有昇言之稅若夫卯雨
含川桑田曉煙猗猗青女氾氾緗縺朧夯厤而旖旎
畛迨霽而傍娟鳴蟬飛燕之秧十雙五雙之種將駕
子而趨功亦呼儂以磬控忽驍捷以千畦俄迴鑣以
百隴纖飈振藁若奮儀而將嘶浸滄流跗似驚噴而
欲縱相轶覲于子木蓺有取乎天機固不勞于飾玉
未解惜夫障泥助予勤于傴僂逸汝力于銜轡碁功
夯乎水龍之鉅而法傳斷輪之遺嘗大斤之爲寳巧
不極而淇施若任智今多蹶又何羨乎漢陰之非

擬表

一統志表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所以契其神惟地配天聖人所以絜其度履至尊而制六合者必有權輿宇宙之奇席鴻寶而撫八方者必有囊括乾坤之業其居宅中而天下爲大湊其號至博而域內使同利于是度地經野封山肇州表以圭臬則千里而遠千里而近風陰朝夕之景案然而自平畫以沈榆則營州之東邪州之西華裔崇卑之位敘焉而畢正五服九服名章有稽夏官職方掌建有物所以揆文教奮武衛慎封守申郊圻昭制王略規示民極國家整一函夏書定

方隅形地脈者則有白阜而伏羲九部之班于是乎
驗輿衍搖圖者則有風后而軒轅四監之治于是乎
宣兆手實之施九尺夷吾徒移其縱横報德之維四
延淮南僅窺夫堂廡
皇帝陛下繼天測靈厚德載物含運元化麗律堪輿
高七制而敘五期式九圍以洞三極寒暑節氣均調
八紘鯤鯨慧濤晏靜夏海艸木合向而拱坍牛馬依
律而丙首日月之所出入風雨之所往來青羌犢倒
之郊丹栗沸水之野莫不薦版環幅同朔共采過神
農之表窮桑孰知其幾何帶昆侖以還提封何極于

三萬況乃禹治近掩職方所藏荆梁雍冀繫北斗之一星代趙燕吳占五辰于中國者哉且夫王者制天下爲一家必先物土宜而制疆理聖人同風敎于殊俗是以齊文軌而輯車書求諸古先咸授紀載河圖括地遁甲開山伯益所述後世取證而山海有經耶索所傳昔儒推知皆星士之事且蕭何入關先收秦籍漢法郡志亦在史館故丞相張禹而使朱貢司空裴秀復注夏書以至太康元嘉並飭記牒九域十道多盛注錄或刪八十四家而畿服作經或撫千七百載而區宇名志典在冊府備乎省方作用實出于義

誠要若夫
本朝作志以大一統九該前史所列而超百家給札
寫鄉選員領局久磬油錢昉礱汗青剗厚軸之樞括
大腹之壯表其準望循其廣輪上覈分野于躔次之
錯下正圻略于組織之絕明之以繪畫使井井有條
綜之以尺幅如寸寸而度列省十五省各有圖成卷
數于卷首有表表旁行而如譜之可案圖環審而如
目之覩陳兩戒河山中原局䩞雄州緊縣舊國故都
古今革沿郡邑并省名山支山之分出水受水之所
邱陵墳衍林衡澤虞高下廣狹沙壚堅耗東南滄海

窮遠百蠻西北空同包擬六翟官權遽驛甌脫野廬亭鄣所乘關渡所守鉏洞杳絕竹廟叢組賧墟榢區君幷長樂都護羈縻戊己屯屬及點戛斯八貢之道高句驪來往所由精據密据顯著臚晰王公所以設險國邑所以主名封建所以得失皇霸所以馳驟形勢所以控禦道里所以達通人物所以生出世事所以衰盛畢羅千年登燭紙上覽之而足明要害究之而足審變更撫之而念武取文守之甚難顧之而思牢籠彈壓之有道蓋將一憑几以觀九州信可不下堂而周萬里廓王道于無外表靈威以有截此

陛下所以覩璽玉而凝神鼎壇陰羽而觴鐘山者也獨愧臣等才朽學落殊任昉鄭虔之通洽讓李該賈耽之練淡以九壤爲街巷阡陌而初得彷彿庶幾如營新豐別大塊之面目首尾而定其端倪詎等成于聚米編集校錄凡若干帙隨表上進不任惶汗者焉

擬奏

擬上經義奏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臣謹論臣聞舜爲天子允執厥中以治天下而禹繼之禹爲天子治一如舜而湯繼之夫湯功德大矣商

之子孫所以詩而頌之者不恢張崇德盛爲形容區區剛柔競絿何足盡聖人乎旣又反覆其辭而竊悟詩人蓋不獨善于美湯夫且達乎帝王所以爲治之理至于如此其激也古之帝王將舉天下之大使聽吾治而得其理必操之也有道而出之也有本然後所施以善所爲以成後世有國家者爲治之具未嘗無也然而其立政者不宏其樹業者不遠患在求治太急而有爭勝天下之意則無序而不達或弛于求理而無鼓動振發之氣則因循而失宜或明作尙法一持之彊果旣不足以訓方或安其無爲一託之寬

大亦非所以馭物失惟知緩急之有適當而寬猛劑其中以施乎事少有不當其會而循而行之無怠于久長庶幾功名昭宣于理道爲得所何以明其然耶傳曰政者正也三代之政謂之太平言均平和調無偏戾也夫天下勢有所重則必有所輕有所進則必有所退此自然之理也勢之所往而政之所出從之政之所出而治之得失覘之顧人主趨向何如耳人主憑尊嚴處盛大何欲不遂何施不行乃其弊有四聖人嘗謹而審之且夫功名必隆朝廷之盛美紀綱必立國家之大端功名非不可事也意切于喜功近

名朝令而夕趣其立致者不可以遽求事常苦迫而多傷紀綱不可不肅也法峻于繩拘操切則嚴密而病煩苛承令者將無以少容事亦勞而易厭其或不然天下雖寬如非無當勵之業也顧自謂已足可以苟且而遂止而頹緩之習成號令雖奉行尤有當奮之權也顧明知其非與因循而好爲省事而姑息之將皆此剛柔競絿偏任必戾者也且夫剛競之患始若有爲而及其過甚往往至于不可收柔絿之患始亦若無損而比其後事機每苦不及而難以自振要竊觀三代而後治之所以得失國之所以盛衰推原

其由莫不緣此今夫易爲書天下之道備矣其言一以當位爲吉好動而過進需阻而不前雖爲陽爻進必躁而多凶需必疑而有咎惟當位則中正中正則動無剛競之失而靜亦無柔沭之虞故聖人贊之洪範論三德曰剛克曰柔克三德者聖人所以爲皇極之用者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執其兩端用中于民非然卽無以致王道于平康納民俗于正直孔子作春秋以正天下義革前史而名仍舊說者以爲大夏暘炎而舒大冬陰迫而縮惟春秋二時溫涼之氣平均適中聖人無取過甚故示其意于經明治以

中爲倚故管子陳五政論日月星辰亦以歲居中爲和德董仲舒曰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夫人主布政猶天之有四時也天道純用冬夏而去其春秋卽無以施其生斂而養化百物惟四時序而歲功以成人主純任剛柔競絿而失其調平卽無以善治天下而致安甯惟錯注當而功德以隆事業以美故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而敷政優優者此聖帝明王所以合乎天地之行也昔善言治者嘗愉之矣武丁命傅說曰若和羹用汝鹽梅淮南子曰水火相憎鼒在其閒五味以和夫水火不

同五味偏勝而嘗失劑配之宜必專廢而不爽于口善音者調絃而和之則中節而成聲設過緩之過急之非其不能鳴必絃絕而聲亦不成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顏闔曰東野畢之馭則善矣然其馬將逸是二者剛與競之患也畢轡而委之舉策而棄之則道躓而行不進柔與緩之失也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馭也人不知有馬馬不知有人則不競不緩不剛不柔皆無患矣故四者之不可偏任而冀治平審矣奚以明其然邪三代之盛其君皆有聖德其政皆適

于平衡故風俗以成享國長久至秦隋有天下非不彊且大也以督責爲上至于程書衡石衛士傳餐而終無補乎事漢之宣帝宋之神宗慨然欲奮興有爲顧宣帝好刑名輕禮樂用法任吏以簿書期會聽斷獄訟爲至務覩王吉路溫舒所以上言則知其弊不勝神宗恥國威不伸憂國用不足信貪功言利之臣而國因以弱若夫漢元帝唐文宗亦秉溫文寬恕之姿然皆因循苟且不能自彊故文景之業以衰而貞觀章武之風卒不可復是向四主既以剛競乖其宜此二主者又用柔緩爲之累夫剛競則愎生往必多

悔乾上九所以爲亢柔䌷則闇害動必失中洪範六
極所以爲弱弱與亢臣有以知其皆不可爲而古今
之大戒也三代而後惟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並稱
賢君文帝忍不與趙佗爭惜中人十家產罷爲露臺
勤勞天下幾致刑措太宗能廓封倫宇文士及之諂
諛邪佞任用魏徵旦夕圖治其後夜戶不閉行路者
無齎糧乃嘆以爲行仁義之效仁宗恭儉愛民不與
遼夏區區較勝負讀尚書無逸篇則曰朕深知享國
之道在戒逸豫林瑀講易假飲食宴樂之說以宴游
勸帝即怒而廓之又嘗謂大臣曰國家即無裁異亦

嘗常自修徹誠可爲賢矣然文帝好黃老清淨而禮樂無譏太宗不免拒諫之失與臣下爭能勤兵高麗論者知其致治雖盛本由好名喜功一出于勉彊是以銳乎始而不能不失乎後仁宗四十二年民樂國安恩澤廣浹顧其用人也朝廷之上賢不肖雜相進退昧夏竦賈昌朝之姦莫能浸去如張士遜呂夷簡之庸瑣持詐而任之自如知唐介孔道輔之直而不能納爲後世所惜夫以三君之賢度越常主如此尚令損其過甚勉其不及政事所出一準于調平而皆得其理德何必不若成王高宗世何必不若殷周哉

顧太宗且鄰于亢文帝與仁宗猶未免乎弱臣以是知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要惟聖人能之雖聖明賢哲之君或猶不得而與豈非其所以爲本者猶未足而操之之道異耶夫天地至廣日月星辰其行有常風雨雷電霜露雨雪其施有時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以順爲本聖人因而法之故進而用事不競于競退而待時不絿于絿未嘗不毅決而不得謂之剛未嘗不優裕而不得謂之柔至論其要惟在審所用心而已嚮予賈誼書載堯所以治天下者曰戰戰慄

慄曰愼一曰書曰猶謀勿成惟幾惟康惟動丕應傒
志皆用心之謂也荀卿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
事優成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夫心不治形貌一身尚失其正而況施于政事之間
乎是故喜功尚法不自謂剛競也剛競已先乘之或
苟且姑息不自謂柔緩也柔緩固以害之臣聞之周
祝解惟彼大心是生雄惟彼輕心是生勝金匱之銘
曰瀸勝怠者吉勿謂無傷其後將長夫剛競之當抑
與雄勝同柔緩之當奮與怠逸同古人知其皆不可
以得志于天下故愼而戒之又曰善用道者終不竭

夫能審用其心而順道以爲之本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何競與絿柔與剛而爲
患乎湯之政載于冊者詳矣商書有之王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顯忠遂良
是可以知其不競且剛矣又曰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從善弗咈檢身若不及亦可以知其不絿且柔矣
是以正四方式九圍殷鴻祀于六百昭大德于古今
下逮太戊盤庚修之足以復振顧其所以從容無事
而出之有餘誠非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亦無以漸積
而致乎此焉故其詩又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

是祗孟子曰若湯則聞而知之湯執中葢深得其所以繼禹者宜為後世人主之表法云

擬頌

恭述

聖駕謁

陵禮成頌并序

淇惟我

國家之撫六合也帝錫祥圖出壽耶以御世天開靈命晟若木以承家造化之所鍾與則僊源長發權輿之所伊始則賜德方亨于是地軸遥開表青營于紫

海晏蹕御度占箕尾于蒼龍有太皞之司春是以和
生暘谷有句芒之主木故知光燦扶桑問淮南而指
報德之維當孟陬而正攝提之紀神皋爽塏實肇經
營佳氣鬱葱爰歌式廓此則
祖宗基王業之宏區
聖朝受符瑞之景貺者也我
皇上紹庭衣德嗣服乘乾大寶欽承纂鴻功于
藝祖丕圖寅奉昭駿烈于
神宗在宥而萬邦協和風雨見其時若咸臨而四表
光被日月慶其光華五禮六樂爛文章于經緯之餘

三事九歌大陶鑄于唐虞之上撫中天而膺景運歌

下武而纂鎬京眷

世德于作求隆孝思于繼則爾乃

詔秩宗以考禮賦時邁以來巡爰

傌東都將將

眞人之舊里言如西漢敬瞻

原廟之高宮諏吉上

陵明虔有事于是孟秋始居商飈御行擁絳雲而

玉獸朝昇鹵簿之屬肅雷動開黃道而

鑾華曉發開廬之環衛星陳北斗璿光爲前驅而警

躡長庚太乙見白露而灑塗于官山立流爟晉于雒
翹豹尾之間七萃胥嚴騰喜氣于虎賁負麗之隊且
天躬勤
黃屋肅奉
慈寧
天顏穆穆時承
鳳輦之懽
睿思蒸蒸日問
龍樓之寢則知
皇心之篤足以孚

三后于在天

聖孝之純定以型萬邦而爲式矣然後輯草書于屬

國徵羽獵于名藩罽帳茸裘璮城毳服族盡王公之

賢部皆杲毅之雄懍我威靈習我聲教莫不奔走稽

首鼓舞呼嵩望華蓋而載欣隨句陳而備列用三驅

以昭武師占易象之貞供乾豆而因成禮協先王之

典是日也風光暘明銷塞雪之吹沙天宇晶融捲漠

雲之似海蓊赤日照而寒律皆變紫宮臨而北陸長

春于斯可徵元祜之隆乃共溯景福原隰

之慶爰肅

天斡徐麾

大師九斿晝月集翠鳳之旂旐長旂切雲引絳蜺之

飄脩滯輿京以云泣居瀋陽以告期

列祖

列宗用禋用享彩雲五色

橋山之松柏長青瑞靄千層金粟之煙霞永護精神

儼接備登降于周旋肸蠁如臨極情文于俯仰且以

纘造之豐功盛業蓋冠古今而邁嚳超軒惟簫舞不

盡乎形容必聲歌更暢其揮發是抒

睿藻麗雅頌之鋪陳叶奏閟宮振鏗鏘于金石信足

格天地而感神明象

功德而昭

謨烈歆茲陟降綏我思成者矣加以懷柔河岳咸秩

無文侑雅勛庸胥酬佐命鉅禮成于一日嘉典著乎

千年誠率土以知歸見四方以來賀

殿高洛邑仿開王會之圖

闕曙臨都宛似朝元之節拜

冕旒而濟濟雲日爭瞻袾劍佩而鏘鏘鵷鸞有萬鶴

靄雲以錫宴賦蕭鏤以賡詩上壽則白虎開樽行慶

則彤弓命爵被賜徧于草木

恩膏徧渥乎閭閻表舊社于枌榆父老願留乎豐沛
謁祖給復何謨南陽訪俗觀風依然白水壯金湯于
都會城雉周瞻偉表裏于山河風雲動色至如長白
崔嵬久稱天作混同迤邐實號神靈扶輿清淑之凝
祥磅礴蜿蜒之積德允猶允翕質赤縣以長安如帶
如屏聲金甌而益固信矣
帝王之里鳳舞龍飛況逢
堯舜之期圖呈洛貺然則蒼姬卜世豈惟八百爲年
黃帝封山何止九州畫域方且
端拱而朝十重之譯

垂裳以同八極之風地則溟渤無波天則星雲糺彩
東鶼西鰈北黍南茅玉環白雉以偕來鉅寶蒼璧而
並獻歲登大有康謠徧聽乎壤童人盡春臺熙載永
覲乎東戶旣以整
鑾輿以告至駐雲罕以言旋開
宣室以受釐坐
明堂而觀收
九天作語遙飛鳳嘴之書大地敷春共檢龜疇之瑞
上苑則雪含喜氣欲動春花黃鍾則管叶陽爻方孚
曉緹萬神人之胥悅紀載籍而彌光臣　忝列朝端瀆

嘶重寄欣兹

國慶倍切悃忱敢率百僚備揚

大孝虞廷賡颺竊有愧于皐陶周雅拜稽俯願同于

召穆祇肅爲頌謹獻其詞云爾

于鑠

皇清受

命自天惟着惟祜以篤以延

帝緒載啟

皇靈聿宣秉六御時飛龍在天惟

帝之緒其祥始肇流虹繞樞生商元鳥實誕實發刀

宜乃保赫赫明明承其威寶

皇祖於鑠揚我大武一旅一乘以啟疆土既勤既造

東方之宇日子先後桓桓螭虎東方之宇亦日而闢

帝省其山巖巖長白繩繩繼繼孚于

世德遂撫中夏郊軒配稷四海正域中夏修和平運

鈞衡

俯聽衢歌

聖子神孫鴻謨孔多穆穆我

皇秉文敬聽緝熙宥密夙夜基

命對于在

天丕承保定
大孝烝哉禮惟其盛爰駕豐沛言巡舊封
陵廟是祇陪京從容如江如河王旋之從
皇威允鑠受球受共
橋山是瞻有虞昭格降福穰穰駿聲赫赫
垂拱無爲百神受職
帝期永昌與天無極

石笥山房文集卷一終